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奉天錄 第一卷

建中四祀，先是，襄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梁崇義自阻兵不朝二十年矣。上在春宮，情深憤惋，及登寶位，有誅四凶之志焉，詔劍南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延賞、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王邕、梁洋節度御史大夫賈耽、江陵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張伯儀、淮揚節度司徒陳少游、淮寧節度同平章事漢南漢北招討使李希烈，充都統諸軍平襄大總管。王命頒行，分路齊進，獸奮龍驤，謀臣盈幕，武旅雲萃，旗鼓才施，凶徒瓦解。乘勝逐北，如巨海之沃燄光；漢水浮屍，似秋風之吹落葉。崇義之首懸於朝矣。世祖昆陽，謝安淝水，各一時也。《詩》云：「無拳無勇，職為亂階」，斯之謂矣。都統李希烈自謂有克敵之功名，居然有都襄之志。有詔勒歸本鎮，然生不諱之心，乃劫其郡，席捲而歸淮寧。凡掠良家子姓，悉為賤隸；六畜資財，掃地而盡。昔太武瓜步，回師六州，無雞犬之響；游子望舍，不識舊廬。元凶之拔襄陽，甚於斯酷。遂縱師陷我汝州，河南尹鄭叔則表奏之。上命工商尚書兼右僕射哥舒曜，總禁兵五萬而討之。師謀士銳，所向莫敢有爭衡者，長驅築壘於襄城縣焉。

時國家多故，河北幽冀，猥毛蠱起；三輔兩畿，徵兵日繼。皇赫斯怒，爰整其旅。詔河陽節度御史大夫李芑、太原節度檢校工部尚書馬燧、澤潞節度陌拱、工部尚書李抱真、朔方節度太子少師李懷光、神策制將御史大夫異姓王季公晟、華原鎮遏使御史大夫趙令珍，分路長驅，深入賊境。雖王師頻勝，而寇亦未衰；勝負相參，殺傷萬計。時軍用既多，不遑遠略。戶部侍郎趙贊上封事，請稅三輔、兩畿居宇間架，及取兩市富商大賈，於西明、慈恩二寺置院檢納。貪吏深文，怨及社稷。太史奏曰：「竊門出天子。」有詔「去城七里內諸竊盡廢之」。及泚稱兵，乃是涇原節度姚令言為謀主也。

時哥舒曜孤軍無援，糧儲不繼。賊得其便，重圍數周，甲士日惟半菽，馬淘牆皮而芻焉。潛表請濟師。詔神策制將行營兵馬使御史大夫劉德信、御史大夫高秉哲，各馬步共一十萬，來救襄城。敕大梁節度司徒李公勉發師，犄角而攻之。軍書往來，同會於汝州之薛店。軍令不嚴，為伏兵所敗，三將之師望旗大潰，戎器委數百里，鐵馬一萬蹄沒焉。洛陽士庶惶駭，北走河陽，西奔嶠岵，東都尹鄭叔則入保西苑。唐漢臣奔於大梁，高秉哲、劉德信收離集散，駐軍於汝州。

詔涇原節度姚令言赴援，總師五千，東至澧水。時京兆尹王翺屬吏置頓，牛酒儉薄，將士色厲，遂傳箭而回。十月三日巳時也。

令言尚在紫宸殿，授以樞密，並賜寶金帛。時御史壺左巡奏云：「涇原土馬，違命回戈。」令言星馳至長樂坂，逢之。有引弓射令言者，遂擁令言而回。上又使使勞問，賊已列方陣於通化門，門衛欲拒使者，強之而未及。宣旨言加不順。上又詔普王及諸王侍書等宣尉勞之，許以重賞。又載金銀帛繡等二十餘車，普王才出禁城門，賊已至於丹鳳門。詔召六軍，久無至者。

時關東、河北頻戰不利，屢發禁兵相次東征，警衛遂虛。上乃出白苑北門，六軍羽衛才數十騎。或曰：「朱泚是失意之臣，恐懷僥倖，不如遣十騎捕之，使陪鑾輅。若脫於泉，為害滋甚。不然，以卒誅之。養獸招禍，立可俟矣。」上與儲官經略不遑，而賊已犯禁門，遂以普王為先驅，皇太子為殿，韋淑妃、唐安公主、親王、貴妃等一百餘人，策騎而去。乘輿次於咸陽，咸陽令李衡俯集其妻親奉御膳。上命貴妃以下接以恩禮，傳食而過，神策軍使御史大夫白志貞等十數人扈從，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、中書侍郎平章事關播、御史中丞劉從一、戶部侍郎趙贊、右領軍使御史大夫令狐建、京兆尹王翺、駕部郎中郭雄、翰林學士陸贄、吳通微等，悉於咸陽而及焉。

郭曙與家僕數十人於苑中獵射，聞蹕，伏謁道左。上宣勞之，志願翊從，上從之。

駙馬郭暖先與公主失意，上收公主在內，隔絕經年。及此，暖馳往覓得公主，策騎俱赴行在。三日夜四更，至駱驛，奔及乘輿。

四日平明，至於奉天，丞、尉惶懼，拜舞於縣門。其日，上幸縣令宅，宰臣、近侍各居廡署。時右金吾將軍御史大夫渾公城討賊之回戈也。渾公與家僕數十騎自夾城入北門，收集後殿與敢死之士欲擊賊。乘輿既出，遂奔行在。上以渾公為工部尚書、行在兵馬使。渾公有膽略，泚素憚之，既而乘輿乃安。時奉天備禦防守皆渾公之謀也。君子曰：「高祖困於彭城，而用陳平之策，漢祚興焉。晉武得謝安石，晉室無替。古之君子，亦有是夫！」

渾公雖武勇絕倫，而謙讓無匹，乃以令狐建為行在中軍鼓角使，嗣滕王湛然為金吾大將軍，嗣郇王萬為右衛大將軍，前神策軍京西都虞候侯仲莊為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、奉天防城使兼右廂兵馬使。仲莊有剛勇，善謀略，保衛之功，次城之勛也。

初，建中之始，衛士桑道茂奏云：「國家不出三年，暫有離宮之象。臣望奉天有天子氣，宜制度為壘，以備非常。」上以道茂言事數驗，遂令京兆尹嚴郛充築城使，具畚鍤，抽六軍之士督策之。時上初即位，刑清俗泰，盛夏而土功大興，遠近不知其旨，及此都焉。

上初幸鳳翔，依都府而謀克復。或曰：「張鎰雖陛下信臣，蒞職日淺，所管勁卒皆朱泚部曲，本漁陽突騎凶眾。城中既立朱泚，本軍必生大變，以臣度之，非萬全之計也。敢以死請！」上亦悟道茂之言，遂改幸奉天。至其月六日，李楚琳殺張鎰而歸朱泚。

初，令言陣於五門，禁兵不出，百姓觀者巨億，遂整旗吹角入含元殿。前先鋒自龍尾道上，於中間周呼，曰：「天子已出，今日共取富貴！」凶徒大呼。有頃，入宜春院及諸宮。時倉忙之際，本朝禁衛騎士及坊市百姓擔負財帛，填街塞陌，連日竟夜。既而群盜與令言謀議，慮難持久，或曰：「太尉朱泚久囚，必生異志，若迎而為主，事可捷矣。」遂於招國裡，以禮迎之。泚畜奸伺隙，久懷非望，群盜既至，偽讓不從，而命為使者設食。久之，以觀眾心。於是火燭星羅，觀者萬計。

泚人居含元殿，四日平晨出榜，榜曰：「太尉權臨六軍，國家有事東郊，征涇原師旅銜命赴難。將士久處邊陲，不聞朝禮，軍驚御駕，乘輿已出。應定見神策六軍、金吾、威遠、英武並百司食糧者，三日內並赴行在。不去者，即於本司著到。如三日後移牒勘，彼此無名，當按軍令，義無容貸。」

泚移居白華殿，朝臣見者悉勸迎駕，泚顧望錯愕，知未得眾心。源休入，移時籌之，言多不順，勸以僭偽。泚甚悅之，猶尚未決。

上初巡幸京城，朝官莫知上所在，分路探候，然後乃知。源休既陳矯計，切勒十城門不許出入。時六日夜也。

上初入奉天，有上封事言叛兵共立朱泚，凶徒必來攻城，請為備禦。門下侍郎盧杞切齒言曰：「太尉忠貞，朝野共知，奈何有此，傷大臣之心！安可令泚聞之，請以百口，保泚不反。」後三日，泚變梟鏡，至於城下。

上料近藩兵馬可以赴難者，頒下手詔諭之，皆如期至。帝尚以忠臣待泚，又知公卿勸迎，且令諸道軍士三十里下營。時京兆府功曹姜公輔赴行在，拜門下侍郎平章事，俯伏而奏曰：「王者不嚴衛，無以重威靈。今禁旅單寡，翊衛未備，若泚忠孝奉國，固不以兵多為慮；若狼心已變，則有備無患。今士馬在外，深為陛下危之。」即日召兵入城，逮泚攻城，已戒嚴矣。

朱泚既納源休僭偽之說，又得幽隴三千人與哥舒曜。救援者行至澠池縣，聞朱泚僭偽，返旆投泚。泚自謂眾望所集，於是源休為京兆尹，判度支李忠臣為皇城留後。

泚以段秀實為心膂，發銳卒三千奉迎乘輿，陰起逆謀。秀實潛謂劉海賓曰：「朱泚是薊門一卒，去逆效順。先帝嘉之，位登台輔，不能見危授命，而乃宴安凶丑。吾位歷司會，策名九寺，雪國之恥，雖死猶生。爾能從乎？」海賓曰：「忠臣節義，死而不亡，敢不惟命是聽！」因擇能行者追賊兵，曰：「城中有變。」使者六日一更行，及駱驛，虜劫而回，驗符乃秀實詐為賊帥姚令言帖，用司農寺之印也。

賊泚用仇敬忠為同華等州節度、拓東王以御王師，用異姓王李日月為西道諸軍事先鋒經略使。

上初至奉天，用御史中丞高重杰為平虜使，屯兵於梁山之西隅也。時與李日月頻戰，官軍大捷，後被伏兵死於鋒刃。朱泚出榜兩市及置兩坊門，曰：「奉天殘黨，蟻聚京畿。重杰等仍敢執迷，拒我天命，朕使偏師小將，果復敗亡。觀此孤城，不日當破。雲羅布網，無路鳥飛；鐵釜盤魚，未過瞬息。宣佈遐邇，各使聞知。」偽兵部員外古之奇詞也。

初，重杰縱騎追賊，獨出於三軍之首。凶徒埋伏邀之，落其奸，便被凶徒生擒。親事數十人，以伏事之情，亡軀而奪之。凶渠雖眾，追者氣銳志堅，奮然不顧，遂被逆黨斷重杰頭而棄其身。親事收其神柩，入奏於奉天。帝見之，撫屍而哭。或諫曰：「裨將死，撫屍而哭，越禮也。」帝曰：「大禮，非卿所知也。艱虞之際，死於王事，敏仰豈拘常論！」遂盡哀而哭之，命有司造蒲頭安之頸而埋之。朱泚得高重杰頭，又集偽百官，大哭曰：「忠於彼者，亦義於此。為朕之無禮，殺我忠臣。」又命偽有司作蒲人身，而安其首，以三品葬之。皇帝再克京師，詔有司發舊二塋，取其首，別為封樹，贈工部尚書，喪葬官給。

時李日月凶威甚銳，燒蕪陵廟，帝甚患之，謂渾公曰：「朕不能保守宗祀，克平多難，致使六合沸騰，宗廟失主，焚我陵闕，凶威轉熾，應是殷憂之時，代終百六。唐堯禪舜，虞舜禪禹。自古有德者進，無德者讓，有自來矣。今天地鼎沸，淮楚搖蕩，幽冀蠱起，萬方震懼。請從禪代，以救蒼生，卿等如何？」渾公泣涕如雨，身被鐵甲，舉身自撲。君臣悲淚久之，渾公奏曰：「夫聖人不困不成王，烈士不困行不彰。昔高祖迫於項籍，世祖窘於昆陽，隋帝厄於雁門，魏武保於南郡。三王五帝，其猶患諸，況陛下承百王之末，威靈邁往古，小有迺否，而懷扼腕，臣下之罪也。願陛下以社稷為念，無以小賊為憂。臣請自出一行，梟逆賊之首，即冀宗社永安，唐堯垂拱。臣之願足矣！」上曰：「朕在蒙塵，卿為肺腑，別募裨將，卿不可也！」渾公曰：「北狄恃金牙之威武，頻犯郊畿，鄂公取之若指掌。臣若不行，凶威轉甚。」上許之。

渾公先以數十騎從西門出，埋伏於漠谷之隅。公自將數十騎從東門而出，直抵朱泚營壘。泚驚，不覺墜榻，群盜大潰。公以騎少，不足逞銳，遂引而西。李日月縱騎追之，至城西門。渾公謂家僕曰：「立功立事，只在今日。與卿此捷，何不取之！」僕人彎弧射之，李日月應弦而斃。朱泚鋒刃亡八九焉。家僕者，即渾公之所役人也，字小金。有詔令公賜姓李氏，封異姓王，以賞飛矢之捷，用旌武功也。

初，李日月中矢而死，朱泚備禮送於長安休祥私第，母氏苛克而不哭，厲聲罵曰：「奚奴，國家負汝何事敢生悖逆，死猶晚矣！」朱泚備禮而葬之，母氏始終不哭一聲。皇帝行在亦知之。及李晟收長安，諸黨並從夷戮，惟李日月母存而不問。君子曰：「馬服君婦，有知子之鑿而免禍；李日月母，以子叛惡存大義而不哭。殊有古人之風。」

初，朱泚謀變大誓，李忠臣、源休等並皆同坐，司農卿段秀實與劉海賓伏匕首於靴中，內官覺之。時聖上行幸，群臣疑貳，草亂之間，段公以戒服見泚，共議匡復，往返三四焉。泚情泄於言，段色厲奪休之笏，擊泚之首，群凶駭愕，濺血數步，凶黨持兵而至，段公被害。泚一手承血，一手指群凶曰：「義士，勿殺之。」聲手相及，段公已害。泚之甚哀，封忠義侯，以三品禮葬之。海賓因兵亂而逸於通化門外，被役驢者敗之，並見害。故京師號朱泚為「熱熟堯舜」，號希烈為「當年桀紂」。時有風情女子季季蘭，上泚詩，言多悖逆，故闕而不錄。皇帝再克京師，召季蘭而責之，曰：「汝何不學嚴巨川？」有詩云：「手持禮器空垂淚，心憶明君不敢言。」遂令撲殺之。贈段秀實太尉，諡曰：「忠烈」，賜實封五百戶，莊宅一所，嗣子授三品正員官，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，旌其門閭，喪葬官給，為立廟，御制碑銘。君子曰：「昔臧氏勸事君之節，空傳其名，不睹其人。千載之後，見乎段君，代有之矣。伯仁抗節，鐘雅咄嗟，有是哉！《詩》云：『淑人君子，其德不回。』其段公之謂乎！」

八日，泚於宣政殿僭即大位，愚智莫不血怒，衛者多是軍人，周行不過數十。自稱「大秦皇帝」，年號「應天」，偽赦書云：「幽囚之中，神器自至。豈朕薄德，所能經營。」彭偃之詞，冊文太常少卿樊係之撰，文成，服藥而卒。故嚴巨川詩，詩曰：「煙塵忽起犯中原，自古臨危貴道存。手持禮器空垂淚，心憶明君不敢言。落日胡笳吟上苑，通宵虜將醉西園。傳烽萬里無師至，累代何人受漢恩。」

九日，李忠臣、姚令言並為侍中，仍以令言為關內副元帥，以光祿卿源休為同平章事兼京兆尹判度支、工部侍郎，蔣鎮同平章事，蔣煉為御史中丞、太黨卿，敬釭為御史大夫，洪經綸為中書舍人、禮儀使。

是日夜三更，歌舒曜拔襄城，保於洛陽。初公援東郊也，上謂公曰：「卿行師出陣，與卿父何如？」公再拜而對曰：「先臣，臣不敢比也。只如斬長蛇，殪封豕，靜氛霧，掃樓槍，然後待罪私室，則臣之願也。」上曰：「伊尹去而伊陟嗣，文王歿而武王興。卿父在開元，無西面之憂。朕今得卿，無東郊之慮。」及發師之日，上親送於通化門，百官翼戴，觀者萬計，則曰：「茫茫楚塞，遙瞻上將之星；靄靄秦郊，自有登壇之客。豈惟漢稱定遠，晉有征南而已哉！」及乎出師於通化門外，無故門槍自折，識者卜其不利，以其父翰天寶之末，師至乎北門，無故門旗自折。翰遂斬門旗官而發師旅，終有火拔控轡之難。公此行踵父之征，遂有襄城重圍之難矣。

初，公駐軍於襄城也，希烈莫不懼焉，有枝梧之象。時公亦以名父之子，不忝其役，實欲立功成事，待罪私室。但國軍多故，糧盡援絕，三將敗績於薛店，城中戰士中矢者十有八九焉。城外凶眾中，飛矢拋木者，壕塹俱滿。公堅守孤城，糧竭於內，援絕於外，軍志曰：「設有金城湯池，帶甲百萬，無粟者不可守也。」公遂拔城而遁焉。《詩》曰：「昊天不備，降此鞠凶。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。」

時希烈兵勢漸盛，南破張伯儀，北敗哥舒曜，縱師攻汴州。都統司徒李公勉棄城而逸，擁眾而投宋州，大梁遂陷。江淮震懼，賊既入城，資賄山積，河路斷絕。長安以東，飛書不遂。南方朝貢使，皆自宣、池、洪、饒、荆、襄，抵武關而入，江西節度嗣曹王臯，嚴郵驛，厚其供億，雖有深溪絕橋，而驛騎不病，四方賴焉。司徒李公既以敗績，詔以宋汴節度劉洽，充河南道都統諸軍事，悉以司徒所管配隸焉。

司徒公制將曲環，前後數陳行列軍事，司徒公多不從其計。環以司徒公行軍司馬陳履華、兵馬使唐漢臣、李載等用事，多阻環計，及與諸將同語，司徒公以不從其策，自惟敗績，但唯唯然。環因叱履華曰：「都統置公腹心，遂辱吾軍！」命左右掣之下馬，極加責讓。司徒李公、大夫劉公皆釋轡錯愕，司徒深自抑退，以愛憎不明，無所逃於國典。大咎在勉，非陳中丞之過也。大夫劉公謂環曰：「軍有利頓，時有否泰，昔孟明三敗以成功，良史稱其美也。曲大夫豈得失禮於上公？」環乃止。司徒公以軍敗失土，上表請罪。上已出宮，覽表濟然，謂勉曰：「朕亦不能上保宗廟，越在畿甸。軍國之事，一勝一負。卿其自安。」因待之如初。

十日，制將劉德信、高秉哲聞帝蒙塵，遂拔汝州，星夜兼馳於沙苑監，取官馬五百匹。先收東渭橋，於是天下轉輸食糧在此焉。軍次昭應，列陣於見子陵之西隅，二將執爵，號令三軍，曰：「今主上蒙塵，神器無主，長蛇逸網，魚脫於泉，臨難成功，冀在憂危之日。翦除凶讐，克復乘輿，勛流子孫，萬代之貴。」言訖，左右戒嚴，三軍賈勇，鼓聲一振，奮戟前衝，三覆其軍，王師大捷。乘勝築壘於東渭橋。時十月十九日也。

初，十日，朱泚自統眾攻奉天，率群不逞；蟻聚之眾，軍勢漸雄。以姚令言為偽元帥、偽右僕射同平章事，張光晟屬焉。以李忠臣為京都留守。

十二日，賊次駱驛，上使中使翟文秀追諭惟明、邠寧留後兵馬使、韓游環土馬三千八百人。二將受詔，夕而奔命，夜到泥泉，遲明即路。游環等命其軍士分部巡探，東道游奕人為賊所獲，將送泚。泚問：「救軍多少？」泚左右抑令蹈舞，賜衣一副，付偽詔書，宣尉先歸者，待以高爵厚賞。游奕人馳還，當夜發，至四更，關門納之。惟明、游環等再拜蹈舞，悲喜交見。上膝之前席，謂惟明曰：「凶孽滔天，宗社不守。忠貞之節，見於艱危。卿等急於國難，朕無慮也！」二將宣佈聖旨，將士莫不感激。

時涇原都知兵馬使馮河清，進戎服甲楯垂十萬焉。上大悅，立頒將卒，軍聲遂振。

十三日辰時，賊軍大合城下交戰。自辰接戰，至於申酉之間，賊徒大敗，殺傷萬計。是夜賊於城東三十里下營，周遍原野，擊

柝之聲，相聞廣陌。又修攻具，上亦命造戰樓，拆佛寺及仇敬忠宅，而豐其用。若乘城而戰，賊多敗衄；若出師戰，王師少利。

十七日，靈鹽節度留後御史中丞杜希全，及鄜坊節度工部尚書李建徽，各率甲士三千人，趨奉天。賊氣方銳，設伏於漠谷，三軍深入，探候失備，奸人得便，夾而擊之，為賊所敗。希全等收離集散，再振其軍。

初，泚於奉天城東南隅下營，立表高百尺，造木檻，人藏其身，縋而上之，窺我城闕。帝患之，召善走拋者，拜御史中丞，實封三百戶。有崇福寺僧昭悟應召而中之，人檻俱碎。泚不復更置，遂白日移帳於乾陵。上南望之，遂有雲梯之役。車駕還京，與昭悟官爵。昭悟懇辭不受，請充別敕崇福寺主，有詔「依請」。

時劉德信、高乘哲因守渭橋，往往出師游奕，於望春樓下，賊設伏，皆敗績。偽皇城留後李忠臣，移牒奉天城下，請救兵。時姚令言等士馬敗績，傷者眾，恐百姓乘弊而俘之，所抽救援將士皆匿刀箭，夜行晝伏。泚既迫急，召機巧之匠，設以雲梯，刻日而就。其梯高百尺，闊十二丈，梯上可置五百力士。城中士庶，莫不惶駭。上深懷憂，顧問百官。時神武軍使御史大夫韓澄拜而奏曰：「臣昔在劍南西山八州，防守戰具，備諳雲梯小伎，不足上勞神慮，請御之。」上曰：「昔沛公困於項籍，而得韓信；寡人迫於重圍，上天以卿賜朕。千載一時，卿其勉之。」時韓澄親受聖策，潛穿地道，向彼來路，布乾馬糞二百車，以為火備。城上更廣城牆，當去梯相對三十步，以大鑊十口，各煎膏油，散佈城牆之上。細剉松脂五十車，內庫陷刀五千口，白刃如雪，排次如鱗。城外群凶，三軍齊叫，雲梯既動，鋒鏑兩集，城中木石，飛聲雷震。俄頃之間，去梯腳陷，前不得進，後不得退。初，梯上有濕氈，矢不得入。梯腳將陷，煙火燄然，從地而出。去梯之上，人自去氈。於是葦縛雲飛，松脂亂下，熱膏雨散，中者逼人，脂傍流。凡數百步，烘燄千尺，白日為之韜光；沸聲若雷，知漢將之謀也。縱田單有火牛之策，不可同年；陸伯言有白帝之功，方堪季孟。此韓澄之計也。拜鹽夏節度、左三統軍。

初，雲梯之動也，風勢不利，咸以為憂。渾公親率列將，酌酒臨火坑而咒曰：「天道助順，志誠感神。賊泚凶悖，圍逼君父，乾坤不昧，宜降大罰。」因流涕被面，精神感激。拜訖，須臾，大風起，吹賊軍，勢益加（缺一字），潑油下脂，鼙鼓齊震，王師大捷，賊敗衄焉。時十一月上旬也。

城中雖有雲梯之捷，素無稿草，糧儲罄竭，賊圍益急，戰士多損傷。皇太子親為封裹，巡城尉勞。有頃，賊射百張弩，於上前三步而下。上大驚，謂渾公曰：「雲梯雖捷，賊勢尚強。位歷之數有窮，三皇五帝尚有革易。朕自無德，上失天心，請從禪代，則百姓免塗炭之苦，戰士無傷夷之患。朕之願足。」渾公兩淚而奏曰：「昔皇帝戰於涿鹿，帝舜征於有苗，沛公於項氏爭天下，大戰七十，小戰四十。太宗六年，擐甲克平多難，況陛下承丕業之餘慶，握皇圖而受篆，萬方同軌，八表恃賴。豈以一小豎，厭棄皇家百六之災，得為天譴，而係聖心哉！臣下之罪也。今請更三五日間，若不梟泚首獻捷，則臣等甘受鼎鑊之罪。」上曰：「張陳尚在，吾其困哉！」君子曰：「臨大難而不困者，其惟聖人乎百度惟貞，始終無替者，其惟良臣乎《詩》云：『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；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』其渾公之謂乎？」